

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

經典印象  
CLASSIC IMPRESSION

库切小说文库

J.M. Coetzee

#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 [南非] J.M. 库切 / 著

◎ 北塔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ELIZABETH COSTELLO:EIGHT LESSONS

J.M.Coetzee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

◎ [南非] J.M.库切 / 著

◎ 北塔 /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书名: ELIZABETH COSTELLO: EIGHT LESSONS

作者: J.M.Coetzee

Copyright©J.M.Coetzee, 2003

An earlier version of Lesson 1 appeared under the title "what is Realism?" in *Salmagundi* nos. 114-115(1997).

An earlier version of Lesson 2 appeared as *The Novel in Africa*, Occasional Paper no.17 of the Townsend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9. Cheikh Hamidou Kane is quoted from Phanuel Akubueze Egejuru, *Towards African Literary Independence*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0), by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Paul Zumthor is quoted from *Introduction a la poesie orale*, by permission of Editions du Seuil.

Lessons 3 and 4 were published with responses by Peter Singer, Marjorie Garber, Wendy Doniger, and Barbara Smuts, as *The Lives of Animal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e Author wishes to acknowledge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 as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Philosophers and the Animals* and *The Poets and the Animals* (Volume #20).

An earlier version of Lesson 5 appeared as *Die Menschenwissenschaften in Afrika/The Humanities in Africa* (Munich: Siemens Stiftung, 2001).

An earlier version of Lesson 6 appeared in *Salmagundi* nos. 137-138(2003).

*Letter of Elizabeth, Lady Chandos* was published by Intermezzo Press, Austin, Texas, in 2002.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by J.M.Coetzee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 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4-08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八堂课/[南非]库切(Coetzee, J.M.)著; 北塔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4.4

(库切小说文库)

ISBN 7-5339-1941-6

I. 伊... II. ①库... ②北... III. 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IV. 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652 号

####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 八堂课

作者: [南非] J.M.库切

译者: 北塔

责任编辑: 郑幼幼

责任校对: 许红梅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9.75

字数: 200000 印数: 0001-12000

书号: ISBN 7-5339-1941-6/I·1649

定价: 24.00 元

## 编辑手记

写法怪异的作家很多，但是很少有人像库切这样每部作品都要变换叙述套路。跟他以前的小说相比，2003年完成的《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则完全是另一种实验文本，看上去很像一部思辨录，可是人物关系和人物本身的话语层次又极为丰富。这部别出心裁的复调小说早晚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当然那是派给学者们的差事，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倒是不妨跟着库切的人物去体验那种悲凉心境——当主人公与世人周旋之际，你差不多也能发现当下生活的精神陷阱。

库切这回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近七旬的女作家，名叫伊丽莎白的澳大利亚人，东西不多却很有影响，这有点像库切本人。也许，你可以把伊丽莎白视为库切的部分替身，确实有许多因素给人这种暗示，包括早年的欧洲经历，作为作家在英语世界中的边缘身份，以及对西方基督教主流文化所持相似的批判态度，等等。但是千万别把她当做库切本人，别说性别不同，年龄也差一截，关键是作者和他塑造的人物总归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比起故事之中的她，库切具有巴赫金所说

的作者的“外在立场”(exotopie),这使得他对世界的观察比她更透彻,看法上也更有分寸。库切的策略是让伊丽莎白去替他嚷嚷,让她去面对驳诘、冷落和各种尴尬场面,借着女作家那份偏执劲儿,库切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对理性的批判引向较为极端的方向。这一来抛头露面的伊丽莎白让他玩残了,既然被推到“看”与“被看”的双重境地,那么她既是一个火力点也成了被攻击的标靶,她得为自己寻找立足的思想空间,甚至不得不从记忆的帷幕后边揭开最隐秘的人生经验——比如用性的仪式来抚慰垂死的菲利普老头那些事儿。如此“博爱”之举大大超越了理性的禁忌,会不会成为心中的一个窟窿?连她自己都不禁嘀咕掉进这窟窿里是不是走向堕落的开始。

可以看出,书中布满了精心设计的对话关系。伊丽莎白在不同场合有着不同的对话者,像女主持人苏姗·莫比乌斯,游轮上的尼日利亚作家艾古度,她的姐姐修女布兰奇,还有阿波尔顿学院的教授们,还有她的儿子约翰和儿媳诺玛,都从不同的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人沉默不语,也是一种声音。有这样一个插曲,伊丽莎白在阿姆斯特丹要作的演讲是批评文学作品对暴行的过度描述(她认为那会损害心灵),巧的是在那儿偏偏遇上她要作为反例举证的一位作家,她心怀善意去找对方做一番说明,可人家听完偏是一声不吭。不能沟通的心灵发生了碰撞,这给伊丽莎白造成了无所适从的心理震荡。那位名叫保罗·韦斯特的作家有什么不对呢,难道真相不应该被再现吗?她有时也会从对方的立场来校验自己。库切让伊丽莎白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可是他并不袒护自己的代言人,在许多时候读者会觉得对方的说辞也很有道理。伊丽莎白在阿波尔顿学院所作的尊重动物生

命的演讲让许多人感到不快，诺玛甚至把她的言论视为话语权力的运作，而读者也会顺着这种思路想开去：那种强加于食肉者的罪恶感是否也将引向对公众权利的褫夺？诺玛显然不是作为某种陪衬而出现，这种自在的声音不是作为客体而是另一个主体，是一种他者的“我”。同样，伊丽莎白和姐姐布兰奇的各说各调亦在对立中形成了叙述的张力，姐妹俩关于耶稣和希腊人的争议饶有哲趣——祖鲁人的贫穷百姓需要什么样的精神抚慰？是痛苦的耶稣还是生机勃勃的希腊人形象？作为一位特里萨嬷嬷式的人物，布兰奇对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自然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她知道人们需要的是某个像他们一样受苦受难、能够帮他们背负十字架的人。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然而，非洲的穷人难道就该永远笼罩在愁苦的阴云之中？伊丽莎白受不了这个。她永远在为理想而争辩，走到哪儿都会弄得举座不欢，到头来自己也不爽。无奈中她痛苦地诘问自己：“所有其他人都跟生活妥协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她也想过，自己是不是疯了？

也许这会被人视为一部借人物之口直接表达思想的小说，犹如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一路，但是真正的区别在于：被前人写进文学史的所有那类作品，没有一部在艺术上能达到库切的高度。正是由于作者在叙事圈套上玩了一手，以及叙述语式和细节处理上的苦心孤诣，《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恰恰不是那种纯以思想取胜的东西。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库切，比其他那些也玩过小说的饱学之士更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小说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叙述而不是论述，是叙述的方式决定了思想的存在。小说头一章里，伊丽莎白参加颁奖活动时，有记者请她谈谈自己“主要的思想是什么”，她上来跟人家兜圈

子，“我的思想？我有义务带来思想吗？”这也许正是库切的自我警示。库切给读者带来的不是思想本身，而是思想的存在方式，譬如某种现象、事件、问题、范畴……以及这中间的话语关系，当然也有日常生活的鸡毛蒜皮——当然不能说尽是鸡毛蒜皮。他让伊丽莎白跟别人惹起一场场争论，那所有的事端的背后都有他充满睿智的目光，显然问题不在于孰是孰非，而是将灵魂带向何处。穿堂入室，推牖揽月，库切颇有涵容的叙述处处显示出美学上的分寸。

在“众声喧哗”之中，伊丽莎白一步步被逼入思想的死角，或者说走入了这样一个思想的怪圈：是文学的力量把她引向对人的关爱，可是拿这种关爱去影响世界却又显得无能为力。所以她不能不这么想：“假如她，像她现在这样，必须在讲故事和做好事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她相信，她宁愿选择去做好事。”文学的信念到这时终于崩溃。小说最后一章是类似地狱审判的寓言，伊丽莎白在那种卡夫卡式的场景中陷入绝望。文学是否应听从真实的召唤，作家怎样做社会的书记员，以及心灵与思想、信仰的关系等等，成了审判和听证的内容。这一章标题就叫“在大门口”，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专为伊丽莎白一人而设，她过不了这道关，因为她将文学视为通向真理之途。然而，此处并非真理所在，也许事情正如理论家托多洛夫所说，“小说的叙述并不像历史的叙述那样向往客观真理，迈进这扇大门是徒劳无益的。”（《批评的批评》）

也许她真是疯了。不是在卡夫卡的场景中陷入绝望，而是在绝望中陷入卡夫卡的场景。

# 目录

CONTENTS

第一课	现实主义	001
第二课	非洲的小说	042
第三课	动物的生命之一:哲学家与动物	071
第四课	动物的生命之二:诗人与动物	110
第五课	非洲的人文学科	140
第六课	邪恶问题	190
第七课	爱欲	222
第八课	在大门口	235
跋	钱多斯夫人伊丽莎白致培根爵士函	275
译后记		281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287
他和他的人(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讲)		290



## 第一课 现实主义

首要的问题是如何打开局面,就是说,如何使我们自己从现在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通往遥远彼岸的道路。这是一个简单的造桥问题,或者说,桥梁合龙的问题。人们每天都在解决这样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问题一解决,他们就前进了一步。

让我们假设,尽管问题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实际上,它正在解决之中。让我们假设,桥造好了,架好了,我们可以不去挂念它了。那留在我们身后的,是我们的过去的处境。我们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是我们向往的地方。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是一名作家,生于1928年,现在已经六十六岁,快六十七了。她著有九部长篇小说,两部诗集,一部关于鸟类生活的书,还有一批新闻作品。论出生,她是澳大利亚人,她生于墨尔本。尽管从1951年到1963年,她曾客居海外,在英国和法国;但她现在依然住在墨尔本。她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一次一个。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靠其第四部小说出的名，那小说叫《爱可尔斯街的房子》(1969)。小说的主要人物叫马伊蓉·布卢姆，利奥波德·布卢姆的妻子，利奥波德是另一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那就是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过去的十年间，围绕着她，成长起了一小批批评家，甚至还成立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学会”，会址在新墨西哥州的奥尔布盖格。他们还出了一本季刊，叫《伊丽莎白·科斯特洛通讯》。

1995年春天，伊丽莎白·科斯特洛曾前往，或者说正在前往（此处用现在时态，表示自从那以后她经常去）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姆斯镇，她是去那儿的奥尔托纳学院<sup>①</sup>领取斯托奖。那奖每两年颁发一次，授予一名世界级的大作家。评委会成员是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它由五万美金和一块金牌组成。奖金的基金是一笔来自斯托房地产公司家族的馈赠。那是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文学奖。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科斯特洛是她娘家的姓）访问宾夕法尼亚期间，由她儿子约翰陪着。约翰本来有一份工作，是在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学院里教物理和天文；不过，出于一些他自己的原因，那一年他正在休假。伊丽莎白已经变得有点老弱；如果没有她儿子的帮助，她是不会踏上这跨越半个地球的劳累旅途的。

咱们跳着说。他们抵达威廉姆斯镇后，被接到了宾馆。对一个小

---

① 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有一个名为奥尔托纳的区。库切在地名上或者说地方安排上，也很细致，甚至可以说深有寓意——到哪儿都一样。

镇来说,宾馆的房子大得惊人。那是一幢六角大楼,外墙全都用黑色大理石砌成,内墙则全都是水晶和玻璃。就在她房间里,母子俩有一段对话。

“您会觉得舒服吗?”儿子问道。

“我相信会的,”伊丽莎白答道。她的房间在十二层,前面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再往外,是林木披盖的群山。

“那您为什么不休息一下呢?他们六点半就要来接咱们。我提前几分钟来叫您吧。”

约翰正要离开。伊丽莎白说:

“约翰,他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今晚吗?什么都不想吧。只是跟评委们吃顿饭而已。我们可不想让这顿饭拖成漫长的晚宴。我会提醒他们,您累了。”

“那明天呢?”

“明天就不一样了。我怕,您得为明天好好准备一下。”

“我已忘了自己同意到这儿来的理由了。没有一个好理由,就贸然行动,似乎是件很痛苦的事。我应该要求他们别搞什么典礼,用信封装着把支票寄过来就行了。”

经过这次漫长的飞行,伊丽莎白明白自己老了。以前她从未顾及自己的外表,随便一收拾就行。可是现在,很明显,自己已经老态龙钟了。

“母亲,我怕您不能那么做。如果您想领取奖金,您就得参加整个仪式。”

伊丽莎白摇了摇头。在机场，她穿上了一件蓝色的旧雨衣，此时依然穿着。她的头发看上去油乎乎的，没有一点生气。她一直没有打开行李。如果约翰现在就离开，她会做什么呢？穿着雨衣和鞋子就躺下？

约翰在这儿，跟她在一起，出于对她的爱。约翰无法想象，如果自己不在母亲身边，母亲将如何经受这次考验。约翰站在她旁边，就因为他是她儿子，她可爱的儿子。不过，约翰也差点成了——不愉快地说——她的驯兽师。

约翰把她当成了一只海豹，一只年老的、疲惫的马戏团里的海豹。她必须再次让自己站起来，才能够着那水盆；她必须再次表现出，她能够把皮球稳稳地顶在自己的鼻子上。约翰必须耐心地哄着她，使她打起精神，帮她完成表演。

“他们只能那么做，”约翰尽可能温柔地说，“他们仰慕您，尊敬您。他们认为，那样做是最好不过的了。给您钱，还替您扬名。用钱扬名。”

伊丽莎白站在那张具有帝国风格的写字台<sup>①</sup>旁边，慢腾腾地翻着一本小册子；它告诉她到哪儿去购物，到哪儿去用餐，以及如何使用电话。她用嘲讽的目光迅速看了约翰一眼，那目光仍然具有惊人的力量，提醒约翰她是何许人物。“最好不过了？”她嘟哝着。

六点半，约翰来敲门。伊丽莎白已经准备好了，正等着呢。她满腹狐疑，但还是愿意去会同行们。她穿上了蓝色礼服和丝绸外套，那是她作为女小说家的行头。她还穿了一双白鞋子，鞋子本身没有任何

<sup>①</sup> 指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4)开始流行的一种家具风格。

问题,只是她穿上后看起来有点像黛茜鸭<sup>①</sup>。她洗了头发,把头发梳到了后面。她的头发看起来还是油乎乎的,不过油得挺体面的,像一个挖土工人,或者修理工人。她脸上已经有了驯服的表情;如果你在一个小女孩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你会说她性格孤僻。她长着一张没有个性的脸,摄影师得想方设法借给她一点特性。她跟济慈一样,约翰想着,极力鼓吹无条件的接受。

蓝色的礼服,油乎乎的头发,这些细节显示出她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描写细节,让这些细节的含义自动显现出来。这是由丹尼尔·笛福<sup>②</sup>开创的写法。鲁滨逊·克鲁索被抛到了沙滩上,环顾四周,寻找同船的伙伴。但他一个都没看见。“从那以后,我未曾见过他们,或他们的任何影踪,”他说,“只见到了他们的三个有边的帽子,一个无边的帽子,两只鞋子,还不是成双的。”两只鞋子,不是一双。它们不是一双,所以不能再穿,而是成了死亡的证物。两个人掉到海里,鞋子被那泛着泡沫的海水冲脱,被冲到了岸上。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大帽子、小帽子以及鞋子。

---

① 唐老鸭的女伴。

② 1986年,库切取材《鲁滨逊漂流记》,写成小说《福(Foe,即“敌人”之意)》。从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部小说具有后现代的反讽意味,鲁滨逊是英国或者说欧洲早期殖民者的代表性形象,当年《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丹尼尔·笛福(Defoe)是把鲁滨逊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塑造和颂扬的,但在后殖民主义者看来,鲁滨逊是殖民的英雄,也是殖民地人民的敌人,也就是说笛福通过文学给我们施加了一个敌人,鲁滨逊只是一个给殖民者带来幸福的人,他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的是失落、痛苦与不幸,所以库切要解构这个笛福创造的敌人形象,从字面上来看,“Defoe”一词可以理解为“解构敌人”或者“剥掉敌人的伪装”,使他显露出本来面目,成为赤裸裸的敌人——Foe。

约翰回想着,从他能记事起,他母亲一般都是在早上把自己关起来,从事写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别人打扰她。他过去常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不幸的孩子,孤独,没人爱。当他和姐姐觉得特别难过时,他们常常跌坐在那紧锁着的门外边,发出轻细的啜泣声。最后,啜泣声会变成哼哼声或唱歌声。兄妹俩会感觉好一些,忘掉自己的孤苦无依。

现在的场景变了。约翰已经长大。他不再被关在门外,而是在屋里,看着母亲坐在那儿背朝着窗子,面对着空白的稿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头发慢慢地由黑变白。约翰觉得,母亲真顽强!毫无疑问,这个奖,还有许多其他的奖,都是她应得的。因为她的勇气已经超越了职责的呼唤。

在约翰三十三岁时,情况出现了变化。在那时之前,母亲的作品他一个字都没读过。那是他对母亲把他锁在门外的回击和报复。母亲不理他,所以他也不理母亲。或者说,他之所以拒绝阅读母亲的作品,可能是因为他要保护自己。或许那是更深的动机:保护自己,不受闪电般的打击。终于有一天,他没跟任何人说,甚至不跟自己说。他从书房里拿出了一本母亲写的书。从那以后,他读了母亲的所有作品,在火车上,在餐桌旁,公开读。“你在读什么?”“一本我母亲写的书。”

他被写进了母亲的书里,或者说母亲的部分书里。他认出了其他一些人,还有许多人他认不出来。关于性,关于激情、嫉妒和嫉恨,母亲都很有洞察,这使他感到震撼。这样子肯定是不像样的。

她的作品使约翰震撼,可能也使别的读者感到震撼。可能正是因此,她的形象显得更高大了。她一生的作品都能令人震撼,还被请到

宾夕法尼亚的这个小镇上,来领取奖金。这是多么奇特的酬报啊!她根本不是一个抚慰人心的作家。她甚至有点狠毒,妇人们有那样狠毒的心,而男人们很少有。实际上,她是什么类型的生物呢?不是海豹,没有海豹那样的和蔼可亲。但也不是鲨鱼。是一只猫,属于大型的猫类。当它撕开猎物的肚皮、翻出内脏时,会顿一顿,用蜡黄的目光,冷冷地盯你一眼。

楼下有一个女人在等着他们,就是那个从机场把他们接过来的青年女子。她名叫忒蕾莎。她是奥尔托纳学院的讲师,但也管斯托奖的事务,是总管,也是杂役;在更大的事务中,则是一个小角色。

约翰坐在小车的前排,挨着忒蕾莎,他母亲坐在后排。忒蕾莎很兴奋,兴奋地说个不停。她跟他们讲车子经过的地方一路上的景观,讲奥尔托纳学院及其历史,还讲到他们要去的那家餐馆。在她唠唠叨叨的整个儿过程中,她突然像耗子似的,迅速地问了两个问题。“去年秋天,我们把拜亚特(A. S. Byatt)<sup>①</sup>请来了,”她说,“科斯特洛夫人,您觉得拜亚特怎么样?”随后她又问:“科斯特洛夫人,您觉得多丽丝·莱辛<sup>②</sup>怎么样?”忒蕾莎正在写一本关于女作家与政治的书,她在伦敦待过几个夏天,做她所谓的研究工作;要是她在车上藏着一个盒式录音

---

① A. S. 拜亚特,英国作家,其1990年出版的小说《财产:一段浪漫史》曾获布克奖,后被改编成电影。另一部小说《马蒂斯故事》,则已有中文译本。

② 多丽丝·莱辛,四十年来被尊为女权偶像人物的英国文学老祖母,生长于南非,1949年到英国,1962年以小说《金色笔记》成名,该书被誉为“女性独立教科书”。但是,多丽丝·莱辛反对激进女权主义,她曾斥责如今的很多女性“自以为是、伪善”,并对许多妇女特别是年轻女性诋毁男性感到“恼怒”。

机,约翰不会感到惊奇。

关于忒蕾莎这样的人,伊丽莎白有一个说法。她把她们称作金鱼。人们以为它们很小,不会害人;她说,因为它们所要的只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口肉,仅仅“半半毫克”<sup>①</sup>。她每周都收到他们的来信,他们关心的是她的书的出版情况。过去有一段时间,她常常给他们回信:谢谢你对我的书有兴趣,但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时间好好写回信,给你们满意的答复。后来,有一个朋友告诉她说,在手稿市场,她的这些书信非常吸引人。打那以后,她就不再回信。

在那垂死的鲸鱼周围,有一圈金光闪闪的斑点。它们伺机钻到鲸鱼的体内,迅速地满满地咬上一口。

他们到了餐馆。天下着小雨。忒蕾莎让母子俩在门口下了车,然后把车开走,去找一个停车的地方。有一会儿,母子俩站在人行道上,就他们俩。“咱们现在还可以溜,”约翰说,“现在还不太晚。咱们可以打个车,到宾馆那儿停一下,拿上东西,八点半能赶到机场,乘头班机离开。等骑警一到,咱们已经从现场消失了。”

约翰笑着,伊丽莎白也笑了。他们将参加整个活动,那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至少在心里动一动逃跑的念头,也是一种取乐的方式。玩笑、密谋、同谋,这儿瞥一眼,那儿说一句;那就是他们共处或分开时的情形。他将是她的绅士,她将是他的骑士。他会尽可能地保护她,他会帮助她披甲戴盔,把她扶上战马,还帮她把小圆盾绑到胳膊

---

<sup>①</sup> 半半毫克(hemidemimilligram),是杜撰的词。



上,把长矛递到她手里,然后退下。

餐馆里有餐馆里的景象,主要是聊天,我们就略去不谈了吧。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宾馆。伊丽莎白·科斯特洛要儿子把刚才他们遇到的一千人等全都列在一个表里。约翰应命,把每个人的名字和身份写出来。他们的东道主叫威廉·布罗特嘉姆,是奥尔托纳学院艺术系的主任。评委会的召集人叫戈登·惠特利,是个加拿大人,麦吉尔大学的教授,著有关于加拿大文学和威尔逊·哈里斯<sup>①</sup>的书。有一个他们称作托妮的人,跟伊丽莎白谈论过亨利·汉德尔·理查森<sup>②</sup>,也来自奥尔托纳学院。托妮是研究澳大利亚的专家,她曾在那儿教过书。她认识波拉·萨赫斯。那个秃顶男人叫凯日赣,是个小说家,生于爱尔兰,现在住在纽约。第五个评委坐在凯日赣旁边,姓莫比乌斯,现在加利福尼亚教书,并编辑一份刊物。她也曾发表过一些小说。

“你跟她还挺谈得来的,”伊丽莎白对约翰说道,“她挺好看的,不是吗?”

“我觉得是。”

伊丽莎白想了一下,“不过,难道他们这一伙人不是打击你来着,以为你……”

---

① 威尔逊·哈里斯,1921年3月24日生于英属圭亚那地区的新阿姆斯特丹,小说家、诗人、随笔家,当代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

② 亨利·汉德尔·理查森(1870—1946),澳大利亚女小说家。曾赴德进入莱比锡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以后放弃音乐,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莫里斯·盖斯特》《成长》和《理查德·马奥尼的命运》三部曲。